

没有寄出的月饼

吴荣强

入秋以后，佛山街头的月饼摊就陆陆续续摆了出来。送外卖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接到月饼订单，一盒盒包装精美的礼盒，从商家手里递到我手里，再被送到一个个亮着灯的家庭。我知道，中秋节又快到了。

中秋那几天，单子比平时多。我穿过满城的灯火，把一盒盒月饼送进别人亮着灯的窗户。窗户里面，是一家人的谈笑声。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难免生出感慨：别人的中秋，是围坐在饭桌前的欢聚，而我的中秋，大多是在路上奔波。

送单的间隙，我照例给妈妈打了视频电话。屏幕那头，两个孩子围着奶奶跑来跑去，屋里闹哄哄的。妈妈笑着问我有没有吃饭，又随口问起今天跑了多少单。望着镜头里她熟悉的笑脸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飘回到很多年前的那个中秋夜晚。

那一年，妈妈已经50多岁了。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也没读过书，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连普通话都不会说。流水线上，她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，一车鱼货运过来，得全部处理完才能下班，常常要忙到深夜。

中秋那天，厂里给她发了两盒月饼，她拿到手里，翻来覆去摸了好几遍。晚上下了班，海边的风声顺着窗户灌进简陋的宿舍。她顾不上浑身的疲惫，挤到窗

边，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。

她开口便问我：“你吃上月饼没有？”我告诉她：“店里也发了月饼，我有的吃。”我又反问她累不累，她沉默片刻，才轻声说起，站得太久，腿已经肿了。“这两盒月饼我舍不得吃，想寄给你。”她在那头小声说。我连忙劝她不必：“不用寄过来，我这边吃不完。”

那晚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，听筒里时不时传来海风呼啸，混着远处工友的说笑声。我隔着千里，除了几句宽慰的话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电话里，她反复叮嘱我，在外干活千万要注意安全……

挂掉视频电话后，我想起了年少时的中秋。那时家里穷，包装好点的礼盒月饼很少见。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爸爸从外面带回来的月饼。父亲农闲时走村串户收些破烂补贴家用，中秋前，废品站的老板给收废品的人发两盒五仁月饼，爸爸舍不得吃，全带回了家。那份朴素的饼香，我至今还记得。

我高中没有念完，就来到佛山打工，先后去过印刷厂、酒厂好几个地方干活，日子过得挺辛苦。每到中秋，厂里也发两盒月饼。后来，妻子劝我学一门手艺，我狠下心，跑去广州考了高级厨师证。之后每天守在灶台边上，从早忙到晚。做餐饮，越是过节越忙，中秋夜里也照样守在岗位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没想得那么远，

从来没有认真去琢磨，远在外地打工的妈妈，每一天都在硬扛。

儿子出生后，我让妈妈辞掉湛江的工作回乡帮忙带娃。妈妈只会雷州话，妻子说粤语，一开始沟通十分困难。日子久了，原先一句普通话都不会的妈妈，慢慢学会几句简单的话，比如“吃饭”，说得并不标准，但妻子大致能听懂。

一晃多年过去，我跑外卖也快六年了。送外卖就这样：越是过节，订单就越多。临近中秋，单子一直送到很晚，看到别人家全家人有说有笑的，我心里很羡慕。偶尔遇上热心的顾客，接过月饼，笑着跟我说：“师傅，中秋快乐！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就能冲淡跑单满身的疲惫。

几乎每一天，我都会和妈妈接通视频电话。不只是为了看看孩子们，更多是心底那份放不下的牵挂。挂电话前，她总不忘隔着屏幕叮嘱我，在外干活要顾好自己，记得按时吃饭。

而我，每次只是默默把手机放回车头的手机架，接着去送下一单。想起自己多数日子都没按时吃上一口热饭，妈妈方才的嘱咐一遍遍在心头打转。我别过头望向路边的灯火，悄悄吸了一下鼻子，努力压下翻涌上来的情绪……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赵氏姊妹下了车后，就听见刘彩奎说道：“北斗帮帮规甚是严厉，虽说惜容姐姐杀了北卫刘肥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北斗帮四个使者中数北卫武功最低，其他三位使者武功俱在他之上，且他们还带有一百余名帮众，岂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们？我一直觉得此事蹊跷，到了此地我才知道他们的用心。”

吕思闻言既惊且佩，道：“想不到公主身处高堂，竟对江湖之事如此熟悉，说起来惭愧，在下虽说闯荡江湖已有时日，但是对江湖人士还知之甚少。”

赵惜颜得意道：“公主既是千金之躯，又是许老国太的关门弟子。许老国太的相术举世无双，公主天资聪慧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她的相术除了许老国太已无人可及。”

刘彩奎瞟了吕思一眼，向赵惜颜娇嗔道：“姐姐这么说，岂不折煞我了，我若学得师傅三分本领，也不至于现在才发觉北斗帮的图谋。”

宗婉儿问道：“他们能有什么图谋，我怎么没有看出来。这峡谷悠长狭窄，他们纵是有十万帮众，也施展不开拳脚。北斗帮的四个使者带着百余人，在旷野中尚且不敢与我们抗衡，何况在此地？”

刘彩奎道：“在旷野中他们是能展开拳脚，但是那时他们毕竟只有四个使者，带着一百余人，而我们这边却有吕公子与两位姐姐，想必他们知道，硬拼终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可他们折损一人自不会甘心，因此定派出人马跟踪我们到此，想要凭借这天险之地将我们一举消灭。”

宗婉儿自幼跟随母亲过着贫寒的生活，接触不到上流社会人士。她也只是在房屋被官府强征后，为了生计才与东方长年干起了偷盗之事。她虽是绝顶聪明之人，只是限于知识的短缺加之江湖经验不足，因此说话行事略显莽撞，当她听到刘彩奎说道“天险之地”时，不由得向两侧峭壁打量起来。

吕思见峡谷纵深有数百余米，峡谷入口俱是悬崖峭壁，峭壁顶端地势起伏不大，正可设伏，突地想起当年在青羊山深谷遭遇过的地震情形，顿悟道：“对呀，倘若他们在峭壁顶端设伏，待我们进入中途，只需将石头砸下，我们纵有通天本领，也难逃一死。”

宗婉儿动容道：“可是我们与北斗帮并无深仇大

恨呀！即便是惜容姐姐杀了北卫刘肥，也是他们招惹在先，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对付我们，想必是公主多虑了。”随后又瞧向崖壁道：“不过，这里确实是一个伏击的好地方。”

刘彩奎道：“虽然他们以打家劫舍为借口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。北斗帮与太子交往甚密，尤其是代掌门弟子慕容飞鹰更是与太子多有交集，他们断然不会靠打劫过日子。即使有此等宵小之徒，帮中四卫也断然不会做出打家劫舍之事。这四卫排名在十二堂主之上，怎会亲自出面打家劫舍？如若我所料不差，北斗帮此次行动所针对之人不应该是公子，只不过我们误打误撞碰到了一起。”

吕思叹道：“公主的分析或许是对的，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。郭溪已经告诉我，北斗仙尊是漠北四鹰之一，他定是已经知道我复出的消息，因此才会派出徒众欲将我置于死地。”

宗婉儿偷偷瞪了吕思一眼，心道：“果然是这个小淫贼惹的祸，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带他去见母亲。这下完了，北斗帮定是将我算作小淫贼一伙的了，他们势力遍及天下，我纵是学会了小淫贼的武功，也躲不过他们的追杀。天杀的小淫贼害了外公还不够，现在又来害我！”她越想越气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既然知道他们在此设伏，还啰唆什么，傻东方还不掉转马头原路返回。”

东方长年答应后坐上马车，刘彩奎阻拦道：“东方公子且慢，我有一计可行。”东方长年止住马儿，众人都向刘彩奎瞧去。刘彩奎低声道：“我们在此停留多时，北斗帮众人定会瞧出我们生疑了，我们先上车再说吧。”吕思等人都依言上车。刘彩奎向东方长年道：“请东方公子掉转马头向回行驶。”

宗婉儿满脸嫌弃道：“我当你有何奇谋妙计呢，还不是与我想的一样。”东方长年掉转马头向回行驶，行过弯道，刘彩奎叫停马车，让众人下车。（未完待续）

夏日乡间

高晨焜

热！这个字像是从蒸笼里蹦出来的，带着一股黏糊糊的触感，直往人身上贴。家里的空调也染上了倦意，制冷效果大打折扣。

城里待不住，我决定回乡下老家，去捕捉夏日乡间的感觉。

老家依然热气扑面。城里的热是干巴巴的燥热，似要把人身上的水分蒸干；乡下的热也很烈，但多少带着些湿漉漉的水汽。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香味，夹杂着泥土的气息。

田里的稻子绿得发亮。风来了，稻浪一层层涌过去，沙沙作响，听着就感觉心里凉快了些。田埂上长满了野草，开着细碎的小花，白的、黄的、紫的，星星点点的。偶有蜻蜓飞过来，停在草尖上。

村口老槐树下，几个老人摇着蒲扇，坐在石凳上聊天。有个老大爷看着我，眯着眼笑了笑说：“是城里回老家来的大学生吗？热坏了吧？”我点点头，他递过一把蒲扇，我接过扇了扇，嗅到一股草木的清香。听着他们质朴纯正的乡音，伴着夏日乡间富有特色的蝉与伏鸟二重奏，我的心中顿时勾勒出一幅乡间自然与人文美的画图。

不远处的池塘，平静得像一块碧绿的绸子。荷叶铺满大半个池塘，新开的荷花粉嫩嫩的，亭亭立于水中，像是从国画里走出的玉人儿。青蛙躲在荷叶下“呱呱”地叫着，像在诉说着什么心事。

傍晚时，太阳渐渐消减了正午的毒辣，斜挂在天边，把云彩染成了橘红色。继而，一缕缕乡间特有的炊烟，从各家的烟囱袅袅升起，氤氲在暮色里。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伴着孩子的笑声，正契合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，让人生出一种“心远地自偏”的情愫。

天色暗了下去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晚风带着一丝凉意，体感舒适。

夜里，我躺在竹床上，透过窗户看见满天繁星，比城里的星斗密且亮。月光淡淡的，洒下一地清辉。远处的蛙鸣与近处蟋蟀等夏虫的鸣唱交织在一起，谱出一支祥和而迷人的乡村小夜曲。我闭上眼，呼吸着这带着草木香的空气，心绪平静极了。

在乡间，夏天便不再显得难熬了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